懲毖錄 全

五六
二八九

懲毖錄序

懲毖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者往往亦記所
以本其始也嗚呼壬辰之禍慘矣浹旬之間三都失
守八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也亦由
祖宗仁厚之澤固結於民而思漢之心未已 聖上
事大之誠感動 皇極而存邢之師屢出不然則殆
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此懲毖錄所以作也若余
者以無似受國重任於流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顚不
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苟延性命豈非寬典憂
悸稍定每念前日事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
述其耳目所逮者自壬辰至戊戌總若干言因以狀

啓疏劄文移及雜録附其後雖無可觀者亦皆當日事
迹故不能去旣以寓畎畝惓惓願忠之意又以著愚
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懲毖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弔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　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　成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　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爲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

因得權竟簒源氏而代之或曰源氏爲他人所弑秀吉
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諸島域内六十六州合
而爲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
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
下歸朕一握之語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
來我國而畏其令嚴不泄故　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
五十餘容貌傀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擧止
倨傲與平時倭使絶異人頗恠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
倭使發境内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
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尙州牧使宋應泂
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泂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所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兄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故爲秀吉所害云

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橘康廣又令義智來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壻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海島爲辭拒通信

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使欲使我無辭以拒回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　朝議依違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得生口言我國邊民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　朝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平調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廐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偕入　殿內

以次進酌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曺中然通信之議
久未決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　啓請速定議勿致生
釁明日　朝講知事邉協等亦　啓宜遣使報答且見
彼中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　朝議始定　命擇可
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
許筬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
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　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
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調
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
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

岐島一歷博多州長門州郎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
國都盖倭人故迂廻其路且處處留滯故累月乃至其
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臣已在座義智
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
使臣奉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許
筬等繼出義智歸咎於擔轎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
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望見下馬到其國舘於大刹
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
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舘五月始傳　命其國尊其天
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
稱關白或稱博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

白之語而稱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笳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皺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

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
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草莽同允吉懼見留遂裝
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
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
之允吉還泊釜山馳 啓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既復
命 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
是囙言允吉動揺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
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黄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
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黄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
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 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由奏

聞天朝首相以爲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
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嘗
因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 天朝降勑回諭前事已
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犯
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 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
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 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
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
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
未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藉閣老許國曾使我
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未久應南
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睟為慶尚監司李洸為全羅監司尹先覺為忠清監司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恬安民以勞役為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陜川人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為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倭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亦上劄論之然兩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衆為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為小移東面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

誠遂不保大抵城以堅小爲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擧以至於敗

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有膽略善騎射嘗爲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計誘致叛胡于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墮馬虜驚駭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棄所掠而還然朝無推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爲井邑縣監是時倭聲日急

上命備邊司各薦方堪將帥者余舉舜臣遂自井邑超
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武將中惟申砬李鎰家有
名慶尚右兵使曺大坤年老無勇衆憂不堪閫寄余於
經席 啓請以鎰代大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
當在京都鎰不可遣余再 啓曰凡事貴預況治兵禦
敵尤不可不辨一朝有變鎰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
一日使預備待變庶或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客將馳
下既不諳本道形勢又不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
有後悔 不答余又出備邊司與諸人議 啓請修
祖宗鎭管之法大略以爲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鎭管
有事則鎭管統率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

尚道言之則金海大丘尚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爲六鎭管脫有敵兵一鎭之軍雖或失利他鎭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全羅道始改分軍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效之於是鎭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則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以待將帥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旣潰難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與爲戰不如更修 祖宗鎭管之制平時易於訓鍊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不至於土崩瓦解於事

爲便事下本道慶尙監司金睟以爲制勝方略行用已
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淸全羅道砬
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鎗刀而已郡
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砬素有殘暴之名所
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雖大臣之
行不如也旣復 命四月一日砬來見余于私第余問
早晩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砬甚輕
之以爲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兼有
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遽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余曰
國家昇平久士卒恇弱果然有急極難支吾意數年後

人頗習兵故還收拾未可知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
省悟而去蓋砬於癸未爲穩城府使叛胡圍鍾城砬馳
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虜解去 朝廷以砬才堪大將
陞爲北兵使至 安兵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爲兵曹判
書意氣方銳正如趙括輕秦略無臨事而懼之意識者
憂焉

適慶尚右兵使曺大坤 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備
邊司 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 不允誠
一遂拜辭而行

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釜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
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

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
鉤察情形以備策應 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
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
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
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
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
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
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
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
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 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
悖慢不報義智泊舡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

至釜山浦留舘倭常有數十餘人稍稍入歸一舘幾空人怪之是日倭舡自對馬島蔽海而来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絶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弃城遁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珏聞聲息自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珏恇撓失措託言欲在外掎角出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珏不從十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

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
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
倉庫棄城入山李珏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
一夜四五驚珏棄曉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
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
守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草溪郡守
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睟初在晉州聞
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
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爲
矣龍宮縣監禹伏龍領邑軍赴兵營食永川路邊有河
陽軍數百屬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下

爲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自辨伏
龍因其軍圍而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以功聞伏
龍爲通政代鄭熙績爲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孫晃寡妻
每逢使臣之來遮馬首號寃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
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 啓也大臣
備邊司會賓廳請對 不許即 啓請以李鎰爲巡邊
使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右防禦
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助防將守
鳥嶺以慶州府尹尹仁涵儒臣懦㤼起復前江界府使
邊應星爲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去俄而釜山陷

報又至時釜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 啓但云登高以
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京中精兵三百
名去取兵曹選兵案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
居半臨時點閱儒生具冠服持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愬
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受 命三日不發不得
已令鎰先行使別將兪沃隨後領去余 啓兵曹判書
洪汝諄不能治任且軍士多怨可遞於是金應南代爲
判書沈忠謙爲參判臺諫 啓請宜使大臣爲體察使
檢督諸將首相以余應 命余請以金應南爲副以前
義州牧使金汝岉有武略時汝岉坐事繫獄 啓請貸
罪自隨募武士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

繹聞賊鋒已過密陽大丘將近嶺下余謂應南及申砬曰寇深事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何不使一猛將星馳下去爲鎰策應耶觀砬意欲自行援鎰余與應南請對 啓如砬言 上即召申砬問之遂以砬爲都巡邊使砬出闕門外自行招募武士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行事砬至余所見階庭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判書謂余曰如此公者大鑑帶去安用小人願爲副使而去余知砬怒武士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令公既行急吾所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隨行因以軍官單字授之砬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乃引之而出諸

人皆憮然而去金汝岉亦同去意甚不樂砬臨行　上
引見賜寶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劒砬辭出又
詣賓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
色到龍仁　啓事狀中不署其名人或疑其心亂
逮慶尚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爲招諭使以咸
安郡守柳崇仁爲兵使初誠一到尚州聞賊已犯境晝
夜馳赴本營遇曺大坤於路中交印節時賊已陷金海
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一下馬踞
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可見賊先退
有一賊着金假面揮刃突進宗仁馳馬而出一箭迎射
殪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召離散移檄郡縣以爲

牽綴之計 上以誠一前使日本言賊未易至解人心
誤國事 命遣義禁府都事拿來事將不測監司金睟
聞誠一被逮出別於路上誠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己
事惟勉睟以盡力討賊老吏河自溶歎曰已死之不恤
而惟國事是憂眞忠臣也誠一行至稷山 上怒霽且
知誠一得本道士民心 命赦其罪爲右道招諭使
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兵使
以僉知金玏爲慶尙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睟在右道
而賊兵横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棄官逃走
民心解散 朝廷聞之以金玏榮川人詳知本道民情
可以安集故白遣之玏既至左道之民始聞 朝廷之

令稍稍還集榮川豊基二邑賊幸不至而義兵頗起云
賊陷尙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尙道巡察
使金睟聞賊變卽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屬屯
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軍赴大
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旣數日巡邊使未及來而賊漸
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粮餉不繼夜中皆
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慶縣中已空不
見一人自發倉穀餉所率人而過歷咸昌至尙州牧使
金澥託以支待巡邊使于出站遁入山中獨判官權吉
守邑鎰以無兵責吉曳之庭欲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
呼達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鎰

留尙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中介介而來
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爲軍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
山暮有開寧縣人來報賊近鎰以爲惑衆將斬之其人
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晩也是夜賊兵屯長
川距尙州二十里而鎰軍無斥候故賊來不知翌朝鎰
猶爲無賊出開寧人於獄斬以徇衆因率所得民軍合
京來將士僅八九百習陣于州北川邊依山爲陣陣中
立大將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從事官尹暹朴篪及判
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
數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瞻望而回衆疑爲賊候而懲開
寧人不敢告旣又望見城中數處烟起鎰始使軍官一

人往探軍官與馬二驛卒執鞚緩緩去倭先伏橋下以
鳥銃中軍官墜馬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
至以鳥銃十餘衝之中者即斃鎰急呼軍人發射矢數
十步輒墜不能傷賊賊已分出左右翼持旗幟繞軍後
圍抱而來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大乱各自逃命
得脫者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悉爲賊所害賊追
鎰急鎰棄馬脫衣服被髮赤體而走到聞慶索紙筆馳
啓敗狀欲退守鳥嶺聞申砬在忠州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將李戩邊彦琇爲京城左右
衛將商山君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使修都城起復金
命元爲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洶洶

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賓廳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爲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立馬永康門內六字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　不允宗親聚閤門外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尤憤憤與諸大臣入對請固守京城且曰倡議棄城者乃小人也　上發曰　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可爲矣抄發坊里民及公私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計堞三萬餘而守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縋城逃散之心上番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與爲奸受賂私放者甚多官員不問去留臨急皆不可用軍政解弛一至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　從之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尚州之敗有倭學通事景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爲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出送且曰在東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郡守即李彦誠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隱其書不傳故　朝廷不知也朝鮮若有意講和可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盖德馨往年嘗爲　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裁答書挾應舜而去德馨在途聞忠州已陷先使應舜往探應舜爲賊將清正所殺德馨遂從中路還復　命於平壤

熒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援

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都巡察使知事崔興源爲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爲安州牧使興源爲黃海監司皆有惠政爲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

賊兵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至忠州忠淸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鳥嶺聞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棄險不守號令煩撓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已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砬忽跳出城軍中擾擾不知砬所在夜深潛還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斬之狀 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也因率軍出陣于

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田水草交雜不便馳
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
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塵埃接天砬不知所爲鞭
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
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下金汝岉亦死亂兵中李鎰從
東邊山谷間脫走初　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鎰獨力難
支以申砬一時名將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
將協勢庶幾捍賊計未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恇㤼
其在海中也左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
路稍遠所領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至可悉衆前
進耀兵相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

而乃望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兵使李玨曹
大坤或遁或竄賊鳴鼓橫行蹈數百里無人之地晝衣
壯上無一處敢齟齬少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尙州李
鎰客將無軍卒與相角勢固不敵砬未至忠州而鎰兗
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出尙州猶
以過險爲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母據左右
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賊恐有守兵
使人尋三覘覘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後天將李提
督如松追賊過鳥嶺嘆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摠兵
可謂無謀矣蓋砬雖輕銳得時名籌略非其所長古人
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之無及猶可爲後日

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曉 車駕西巡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報
前日夕有氈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軍前
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敗死於
忠州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避兵耳聞
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初昏 召宰
執議出避 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宗室河源君河陵
君等侍坐大臣一 啓事勢至此 車駕暫出幸平壤請
兵 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悏請對造膝大聲呼請固
守京城語甚喧余謂曰雖危亂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
是可少退以 啓悏連呼曰左相亦爲此言耶然則京

城可棄乎余〻啓曰權悏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曰
請分遣　王子諸道使呼召勤　王　世子隨　駕議
定大臣出在閤門外得　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
事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
君黃廷彧護軍黃赫同知李墍從盡赫女為順和夫人
而李墍為原州人故并遣之時右相為留將領相並寧
臣數十人以扈從　點出余無所　命政院　啓扈從
不可無柳慕於是　令扈行内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
麟十餘人大呼言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　啓至而
宮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得火炬於　宣傳官廳發狀
啓讀之内云賊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　駕出

三廳禁軍奔竄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
前余認之責令扈從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
而至過 景福宮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員
李守謙執余馬鞚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其
緊關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
回視城中南大門內大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
至石橋雨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扈從至碧蹄驛雨甚
一行皆沾濕 上入驛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還不都
城者侍從臺諫往往多落後不至過惠陰嶺雨如注宫
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有人在田間
望之痛哭曰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而生也至臨津雨

不止　上御舟中召首相及臣入對既渡已向昏不能
辨色臨津南麓舊有丞廳恐賊取材作桴筏以濟　命
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
使許晋長湍府使具孝淵以支待差使員在其處略設
御廚扈衛人終日飢來亂入廚中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晋孝淵懼而逃五月初一日朝　引見大臣　問
南方巡察使有能勤王者否日晩　乘輿欲發向開城
而京畿吏卒逃散無扈衛人適黄海監司趙仁得率本
道兵將入援瑞興府使南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
十匹以此始發臨行司鑰崔彦俊出曰宮中人昨日不
食今又未食得小米療飢可行索南嶷軍人所持粮雜

大小米二三斗以入午至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幙
於路中以迎之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 御南門
外公署臺諫交章劾首相交結誤國等罪 不允二日
臺諫仍 啓首相罷余陞爲之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
爲右相咸鏡北道兵使申砬遆來是日午 上御南城
門樓慰諭人民有 旨令各陳所懷有一人出行俯伏
問何言對曰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
上曰知道即 命召澈赴 行在夕還宮余以罪罷
俞泓爲右相崔興源尹斗壽以次而陞聞賊尚未至京
城衆議皆咎去邠之失促承旨申礏還入京城察形勢
初三日賊入京城留都將李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

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密陽淸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尙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豊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趍驪州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趍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淸道永同進陷淸州向京圻旌旗劒戟千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擧火相應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器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

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楊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檄召元豪歸本道賊毁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爲長筏以渡中流爲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城城中之民先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欲向　行在至臨津狀　啓言狀　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臨津且　命申硈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　車駕發開城次于金郊驛余雖罷散不敢後從行四日　車駕過興義金岩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倉卒留　宗廟神主于穆清殿

有宗室一人號泣 啓不當委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
馳至開城奉還云五日 車駕過安城龍泉劒水驛次
于鳳山郡六日進次黃州七日過中和入平壤
三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洸率
本道兵入援聞 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州道
內人咎洸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洸不自安更調兵
與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尚道巡察使金
睟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萬餘至龍
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洸易之先使勇士白光
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鋒登山距賊壘十餘步
下馬蔟射賊不出日晚賊見光彥等稍懈裝白刃大呼

突出光彦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皆爲賊所害諸軍聞
之震惧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
不一且不據險設備眞古人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
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怯數人揮刀賈勇而前三道
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委棄軍資器械無數塞路人不
能行賊悉聚而焚之洸還全羅國馨走公州睟還慶尙
右道
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楊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
宣傳官卽軍中斬恪恪初從金命元爲副漢江之潰恪
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楊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渾兵適
至恪合兵遇賊自京城出散掠閭閻邀擊破之自倭入

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踴躍金命元在臨津 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 宣傳官旣行而捷報至 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而素淸愼嘗爲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後李廷馣守延安全城人以爲恪之功死非其罪且有九十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

遣知事韓應寅帥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擊賊令勿受金命元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尹左相言於衆曰斯人狀額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韓應寅金命元之師潰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斂江中船隻悉在北岸賊結陣

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十餘日
賊終不能渡 一日賊焚江上廬幙撤帷帳載軍器爲退
遁狀以誘我軍申硈素輕銳無謀以爲賊實遁欲渡江
追躡京畿監司權徵與硈合命元不能禁是日應寅亦
至將悉衆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與北虜近備諳
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弊尚未食器械未整
後軍亦未齊到且賊之情僞未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
進戰應寅以爲逗遛斬數人命元以應寅新自 朝廷
來且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不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
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進申硈欲斬之克良曰吾結
髮從軍豈以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

而出率其屬先渡我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
一時俱起諸軍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
弓射賊數人爲賊所害申硈亦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
渡從岩石上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
從後奮長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
江北望之喪氣商山君朴忠侃適在軍中騎馬先走衆
望之以爲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靡然皆散
命元應寅還　行在　朝廷不問京畿監司權徵入加
平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復可止矣
賊兵入咸鏡道兩　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彧
黃赫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諴等皆被執南

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爲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清正所得回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未決二賊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諴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

戰克誠不聽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
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
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
欲天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
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
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追
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兩　王子臨
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盖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
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　王子會寧吏鞠
景仁率其類叛先縛　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
觧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恭溪君尹卓然路中稱

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壁不從 王子留江原
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以爲文官防禁少懈
永立乘間脫走還 行在
李鎰至平壤鎰旣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界輾轉至
行在時諸將自京城南下或死或走無一人扈 駕
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奔敗
之餘而人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旣屢敗竄剃棘中戴平
涼子穿白布衫草屨而至形容憔悴觀者嘆息余語之
曰此處人將倚君爲重而槁枯如此何以慰衆索行橐
得藍色紗帖裡與之於是諸宰或與騣笠或與銀頂子
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靴與之者猶着草

屨余笑曰錦衣草屨不相稱矣左右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尹相曰賊之斥候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岐而為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我民嚮道而暗渡猝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公曰然即遣鎰時鎰所率江原軍僅數十餘人蓋以他軍鎰坐含毬門點兵不即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既出城無指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儕自外來問之使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岸賊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鎰急令武士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

拔劒欲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多近岸我軍意以
強弓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
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 上接見于大同
館余自五月罷六月初一日收叙是日 命接待唐
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未久又聞都城不守 車駕西
遷既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為倭變雖急不應
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為倭先道世祿之來余與之同上
練光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從江東林木間乍見乍隱已
而二三倭繼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若行路休息之狀
余指示世祿曰此倭候也世祿倚柱而望殊有不信之
色曰倭兵何其少也余曰倭巧詐雖大兵在後而先來

偵探者不過數輩若見其少而忽之則必陷於賊術矣
世祿唯唯亟求回啓馳去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
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 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
里幾空 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
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
聖上親諭乃可明日 上不得已 御館門令承旨曉
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 命而退遂各分出
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
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 廟社位版
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乱挺刃橫路縱擊之

隧 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
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 行宮路
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上指相與號呼曰旣欲棄城何
故給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 宮門乱民塞
衢皆袒臂持兵杖遇人輒擊紛嚚雜沓不可禁諸宰在
門内 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乱民入 宮
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
人即至乃主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顧
車駕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曰此作乱至於驚擾
宮門事甚可駭且 朝廷方 啓請堅守 上已許之
汝輩何事乃爾觀汝顏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

人而退不爲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卽棄故斂手曰小民聞欲弃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胷中卽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閤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方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劒斬佞臣寅城大怒

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為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
從而退夕 召監司宋言愼責以不能鎭定亂民言愼
摘姦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同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
出城而不知所適 朝臣多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
兵盖是時賊兵已犯咸鏡而道路不通且無報變者故
朝廷不知也於是以同知李希得曾為永興府使有
惠政得民心以為咸鏡道巡撫使兵曹佐郎金義元為
從事官往北道而 內殿及宮嬪以下先出向北臣固
爭曰 車駕西狩本欲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
請兵于 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中間賊兵限隔 天朝
聲問亦無可通之路況望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

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既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此處而已何處可依其爲危迫不亦甚乎今
朝臣家屬多避亂于此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入臣同故敢此懇陳耳因嗚咽流涕
上惻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矣既退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之便於是　中殿遂向咸鏡道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插江沙上令火砲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款押附書以送書

至尹相欲不開余曰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
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盖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
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
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
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
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
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六月十一日　車駕出平壤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泓
鄭澈等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翼留守平壤余
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巡察及余在
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愼守大同城門樓兵使李潤德

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等守長慶門城
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城上人
或踈或密或人上有人肩背相磨或連數堞無一人散
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兵
亦不甚多東大院岸上排作一字陣列竪紅白旗如我
國挽章様出十餘騎向羊角島入江中水没馬腹皆按
轡列立示將渡江之狀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
四荷大劒日光下射閃閃如電或云非真劒以木爲之
沃以白鑞以眩人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鳥銃
到江邉向城放聲響甚壯丸過江入城遠者入大同館
散落庭上幾千餘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

見練光亭上諸公會坐知為將帥挨烏銃耶睨漸進至
沙渚上放丸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重傷余令軍官姜
士益從防牌内以片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逡巡而却元
帥裝善射者乘快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
我軍從舡上放玄字銃大箭如椽過江倭衆仰視皆呼
譟而散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即整兵舡斬工房
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守臣禱雨檀君箕
子東明王廟猶不雨余謂尹相曰此處水深無舡賊終
不能渡惟水上多淺灘早晩賊必由此渡渡則城不可
守何不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潤德守之矣余
曰潤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曰公等會坐一處如宴

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曰若令往見敢不盡
力於是尹相謂李曰公可往李起出余時承 命呂應
接唐將不參軍務默念必敗不如早迎唐將於中路遠
進一步來救庶可有濟日暮遂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
晉出城夜深到順安路中逢李陽元從事金廷睦自淮
陽來聞賊兵至鐵嶺矣明日過肅川至安州遼東鎮撫
林世祿又來接受咨文送 行在翌日聞 車駕已離
寧邊次博川余馳詣博川 上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
可守乎臣對曰人心頗固似可守但援兵不可不速進
故臣爲此以來欲迎着 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
兵至玆以爲悶 上手取尹斗壽狀 啓示臣曰昨日

已令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
聖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槩觀其形勢賊必由淺灘
以渡宜多布菱鐵於水中以備之　上使問此縣亦有
菱鐵否對有數千箇　上曰急募人送之平壤臣又
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甑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
衆聞賊兵已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從一人自此
馳去鎭撫之且收兵爲平壤繼援便　上曰誰人可去
對曰兵曹正郞李幼澄有計慮可遣又　啓臣事急不
可遲滯當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爲期遂辭退出見李
幼澄言　上前所達幼澄愕然曰此乃賊藪何可進余
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義今國事危急如此雖湯

火不可避顧以此一行爲難乎幼澄默然有恨色余既拜辭出至大定江邊日已平西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來疑平壤失守使軍官數輩馳往收之得十九人而至乃義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已從王城灘渡江江上軍潰兵使李潤德遁走余大驚即於路中爲書狀遣軍官崔允元馳報行在夜入嘉山郡聞是日夕 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已入此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郡守鄭逑遣使 進物膳

平壤陷 車駕次于嘉山 東宮奉 廟社主自博川入山郡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爲幕既景

日不得渡江謷備頗怠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爲可
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彥伯等領之從浮碧樓下綾
羅渡潛以舡渡軍初約三更擧事失時刻旣渡已昧爽
矣見諸幙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賊驚擾我軍多
射殺賊土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爲賊所害奪賊馬三百
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退走還趍舡舡上人
見賊已迫從中流不敢艤船溺死者甚衆餘軍又從王
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可涉是日暮擧衆由灘以
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矢皆散走賊旣渡猶疑城中
有備逡巡不前是夜尹斗壽金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
人沉軍器火砲于風月樓池水中斗壽等由普通門而

出至順安賊無追躡者從事官金信元獨出大同門乗舡順流向江西明日賊至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入城始　車駕至平壤　廷議皆以粮餉爲憂盡取列邑田稅輸到平壤及城陷弃本倉穀十餘萬石皆爲賊所有時余狀報至博川又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李好閔亦自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　車駕及内殿發向嘉山　命世子奉　廟社別由他路使之收召四方以圖興復分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亦自請隨世子　上不答　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内官屢　啓右相俞泓請辭　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時尹斗壽在平壤未還　行在無

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　駕至嘉山已五鼓矣
車駕次于定州自　駕出平壤人心崩潰所過亂民
輒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邊博川以次皆
敗是日　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曰此郡糧穀頗
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　天兵不幸事至
於此公若少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不然亂作小人亦
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謙已不能令其下矣
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收潰卒十九人余約束
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信謙欲藉此自護故云然
余不忍遽發小坐大門日已過午更念無　上命而擅
留不行於義未安遂與信謙別行上晩星嶺回望嘉山

則郡中已亂矣信謙盡失倉穀而逃翌日 車駕出定州向宣川 命臣留定州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而已余伏路邊送 駕出城掩泣坐延薰樓下軍官數人在左右階下所收潰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邊柳木相環而坐向晩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而來向左邊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余念己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如先攻弱者使之驚散爲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反接而赤脫之徇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搶掏倉賊將行刑

島首城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急從西
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宣川鐵山等邑搯
倉者亦絶定州判官金榮一武人也自平壤奔還置其
妻子於海邉偷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之曰汝爲武
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耶此穀將餉
天兵非汝所得私者杖之六十旣而尹左相金元帥武
將李薲等自平壤皆至定州 上出定州時有 命左
相若泰亦留住定州及尹至余傳 上命尹不答直向
行在余亦留金命元李薲等守定州追及 車輿於
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意賊隨後至盡竄山谷路
上不見一人聞江邉列邑如江界等地皆然余行至郭

山山城下見有岐路問下卒曰此向何處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呼從事官洪宗祿曰沿途倉儲一空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惟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運無策君久在龜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欲聞賊勢者君從此悉去龜城諭之曰賊入平壤尚不出 天兵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粮餉不足耳爾輩無論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軍粮不乏軍興則後日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協力輸到定州嘉山可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而去余自向龍川盖宗祿坐己丑獄謫在龜城 車駕至平壤後始收叙爲司饔正爲人忠實有志身徇國不

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 天將叅將戴萁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
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 天
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國
有賊變即奏 聞而 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為賊向
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玉河館
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慟與一行
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 奏發二枝兵往衛 國王
及請 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崐壽繼至尚書
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
告急請援且乞內附盖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

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內附幸賊旣入平壤斂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遵迎 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也

七月遼東副摠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余病痔苦甚臥不能起 上令左相出治沿途軍食余使從事官辛慶晉 啓曰 行在時任大臣只有尹壽一人不可出臣已受擭待唐將之 命雖病猶可自力一行 上許之初七日力疾詣 行宮拜辭蒙 引對閤闈以入 啓曰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州嘉山則五千兵經過時一二日食可辦安州肅川順安三邑蕩無所

備　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備安州以南之食若兵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多可以接濟雖圍城累日平壤西三縣穀亦可竭力輸到軍前不至闕乏此等曲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將相議濶狹相濟便宜施行

上曰然旣出　内賜熊膽臘藥内醫院僕龍雲者送余于城門外五里痛哭余登箭門嶺哭聲猶聞夕至一時串驛吏卒逃散不見形影使軍官往搜村落閒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今日何忍逃避耳　天兵方至國事正急此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因出空冐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功勞啓　聞論賞其不在此錄者事定一一

査覈行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曰小人曰事暫
出豈敢避後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
使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令
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凡事
稍集余以爲亂離之民不可用惡但至誠曉諭未嘗鞭
撻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馬豆及小
米到定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矣余猶以安州以後爲
憂適忠清道牙山倉稅米全一千二百石載船將向
行在到泊於定州立岩余喜甚即馳　啓曰遠穀適至
如期似是天贊中興之運請并取以補軍餉令守門將
姜士雄馳去立巖分運二百石定州二百石嘉山八百

石於安州安州則以近賊姑令停船水中以待之宣沙
浦僉使張佑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
川江浮橋擬渡 天兵余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入平壤
久不出巡察使李元翼與兵使李蘋駐順安都元帥金
命元在肅川余在安州
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
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爲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
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
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擧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
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
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城内路狹多

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鳥銃史遊擊中丸卽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潦中不能自拔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譯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盖承訓戰敗膽怯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餼承訓留控江亭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 啓請仍留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舡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 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 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 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

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狭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均棄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旣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舡撞着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舡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櫂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

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若捷 聞朝廷大喜 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為大濫陞正憲僖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盖賊本欲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盖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 天兵從陸路來援以致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有志行爲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食幾二十餘年厲操愈堅 車駕至平壤赦其罪 名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平壤旣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 行在余遇於良策驛語之曰 天兵將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東仍行召募與 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遂狀 啓其由爲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兵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書生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望 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

賊兵犯全羅道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應井等禦之於熊嶺爲木柵横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兵無算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州人前典籍李廷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鋭多死於熊嶺氣已索監司李洸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炬滿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立木其上書曰弔朝鮮國忠肝義膽盖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蘋等率兵進攻

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貴將數千人往順安別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以爲掎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旣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力之士多折傷遂還屯順安

九月 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旣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攻一虎之語羊喩 天兵虎以自詫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旣至順安馳書倭將以 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擅日本日本

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
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褁書使家丁一人背負騎馬
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
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
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
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
見倭軍甚多劍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羣倭四面
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
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
以加也惟敬答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
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

歸報　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從　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耕當問奴君書生臨陣終非所能其處有楊州牧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軍兵使彥伯將之可有功愼勿自將也岱唯唯而不甚然之余又見其孤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義州人張其與俱岱既去

數月間每有京畿人 啓事 行朝經過安州者未嘗
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人京畿賊勢及監司何爲
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
及守令以下悉從深僻處躲避滅去儀從微服潛行或
屢遷徙不定厥居以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
先文知委如平日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甚憂之申書
戒勅如前然不變旣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
京城日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爲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
以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
千百數名曰聽約束曰輸軍粮曰報賊情人人往來無
阻其間亦有爲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役相雜而然

信之不疑至是岱在朔寧郡賊諷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岱驚起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賊去京畿人擭殯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懸於鍾樓街上積五六十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倭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尸身還葬故山岱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　朝廷以岱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趁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龜尾浦利

川府使邉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川賊豪旣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適歸慶州自是

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晋收復慶州晋初自密陽奔入山中　朝廷以前兵使李玨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晋代為兵使時賊兵充滿　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晋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　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晋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潜出北門掩軍後晋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潜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

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慎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擧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　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敵最畏此物

懲毖錄卷之一

懲毖錄卷之二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重率兵先至京畿　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而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英之子有文才亦率鄕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其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爲慶尙右兵使死於晉州其在慶尙道者玄風人郭再佑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陜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佑越之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宜寧界人以爲再佑

之功汚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
事 聞擢爲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
而死 朝廷嘉其志贈禮曹參議士珍前後射殺賊兵
甚多賊稱爲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
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珍一臂
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 聞贈水軍節度使
其在忠清道者僧人靈圭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
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
衛趙雄清州人 李逢靈圭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爲
賊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
在京圻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原人崔屹髙

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金瑑前正
郎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男士人王玉李男家
驍勇其餘各聚鄉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以義爲名
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閱而已又有僧
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
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安州移文四方使
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卓上呼諸僧讀之流
涕遂起僧軍西赴勤 王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平壤
城東與順安軍作爲形勢又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
赴 行在 朝廷陞秩爲湖城都正使屯順安與大軍
合勢其在此道者評事鄭文孚訓戎僉使高敬民功家

多云
以李鎰爲巡邊使 召李薲還 行在鎰初守江灘平
壤旣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海州
至江原道伊川從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平壤久不
出而 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坪在平壤東
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有斬獲而李薲
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薲元帥
金命元獨主李薲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相激之端
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鎭定調輯旣而 朝議
皆言鎰勝薲又聞 天兵將出恐薲不勝任遂以鎰代
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薲還 行在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
取事于水軍将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
内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
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来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
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還軍中牽一
牛来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来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
於人家故還取耳令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
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為賊間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
文直入平壤示賊賊将置傳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
賞一牛同為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
五日来報故聽出矣余問為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

曰凡四十餘輩每嵗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
義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 啓又按
名懸通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 天
兵至而賊不知蓋其類駭散故耳 玆亦事機之偶然者
莫非天也
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
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賛畫軍務駐遼東提
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
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
惟敬既去倭果歛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
疑之聲言嵗時將飮馬鴨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

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
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
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余請見提督白事提督
在東軒許入乃頎然丈夫也設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
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傾聽輒以朱筆點其
處且曰倭但恃鳥銃耳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
當也余既退提督於扇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
干為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
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
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百祥樓
夜半忽有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

而去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 天
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
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
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
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
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
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報至提督
彎弓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日朝
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竪紅白旗拒
戰 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
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

資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　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　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銃丸亂發　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氷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候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聞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

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蹣跛躃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 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關白姪或言壻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次第瓦解 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紛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惜余狀 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

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 朝廷遣 宣
傳官李純一持 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
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
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送
遞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蕡代之平壤之戰 天兵從普
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皆
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
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 天將之曾往來順安與李
蕡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蕡可提督移咨言狀
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釋
之更以蕡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粮勿致躁誤余辭出時 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莨擄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與

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
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
日賊疑我民爲之内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
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列邑之賊皆會京城謀
拒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佪者累日進至坡州
翌日副總兵査大受與我將高彦伯領兵數百先行偵
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
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
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
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
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遶上山陣幾萬餘　天兵望

之心懼而已鋒刃不可觧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
只持短劒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
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
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收兵不急
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
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
都元帥金命元元帥李薲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
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
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一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
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
之固提督出示已 奏本草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

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末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薲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薦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查大受遊擊毋承宣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遣

人請更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實無
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
茭草於江華又船運忠清全羅道稅糧稍稍而至隨到
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爲辭請提督旋師提
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監司李廷馨跪
庭下大聲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摧謝不已因念國事至
此不覺流涕提督愍然更怒諸將曰汝等昔從我征西
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
日不支粮何敢遽言旋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滅賊
不還惟當以馬革裹尸耳諸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
粮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禮謙繼而糧船數十隻自江華

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亦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名余慰
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
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
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
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
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急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
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薲在坡州高彥伯李時
言等在蟹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
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
不可退軍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

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
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
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
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
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
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勤　王懲李洸等野
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及聞　天兵將
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
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力
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

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散掛林木以泄其憤旣而
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毁營柵率軍至臨津從都元
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
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絶可據卽令權慄與巡邊使李
賓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下防禦使高彦伯李時言助
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爲遊兵遮蹶踰嶺義兵將朴惟
仁尹先正李山輝等從右路伏於敬昌陵之間各以其
兵出沒抄擊賊多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
不得出城樵採馬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
水使李蘋忠淸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
勢忠淸道巡察使許頊在陽城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

衡之勢移文京畿忠清慶尙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從左右邀截賊路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斬賊首皆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叅軍呂應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毬矣一日賊從東門大出捜山自楊州積城至大灘無所得查大受恐賊來襲報余曰有體探人來言賊欲得査總兵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荅之曰體探人所言恐無此理賊方疑大軍住近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數十餘人來護余雖兩甚達夜警守不暫怠至聞賊入城乃罷其後賊探知權慄

在坡州欲毅然率大軍從西路而出至廣灘去山城數
里住兵不進自午至未不攻還退後不復出盖賊知地
形見慄所據險絶故耳余移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
未易攻大兵當進住東坡坡州躡其尾以牽綴之選南
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
之賊歸路斷絶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覆諸江津可
一舉掃滅必迪擊節稱奇策裝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
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
城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
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將也是後也病抑南軍恐其
成功不許

請發軍粮餘粟賑救飢民　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
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
民聞余在東坡扶攜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兵於
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収之育於軍中
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柰何乃嘆息曰天愁
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至糧船之自南
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道召募官安敏
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即狀　啓請以此
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為監賑官取松葉為屑每
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無
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

一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
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
前典籍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
民且爲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
事金瓚爲體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
羅自羨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
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
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沈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
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蓋忠者自
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 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彧等

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千鎰
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却賊則
未必不更還開城庶幾了事以其書示査大受査即使
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賫金命元見
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
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遂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
大槩責還 王子陪臣還軍釜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
東提督遂還開城余呈文提督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
之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聽用意
又使遊擊將軍周弘謨往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
陣中遇於坡州弘謨使余等入參旗牌余曰此是入倭

營旗牌我何爲叅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
承受弘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于
提督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雖撻子見輒拜
之何爲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急報
於余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往開城詣
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余姑
待之時小雨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出門覘
視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前行禮仍
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傍有
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叅拜罪無所
逃提督有慙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令不關

吾事曰此問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參旗牌我
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爲呈文略辨事情來脫侍郎
有問吾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余二人拜辭而退依所
言呈文自是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
往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查將家丁李慶自東
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里有漢人三騎自後
馳來喝問體察使安在余應之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
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撻余馬曰走走余不知何事只得
回馬向開城而走其人從馬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
獨軍官金霽從事辛慶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
城隅又有一騎自城内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

三騎揖余曰可去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翌日因李德馨
通示始知之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體察
不欲講和慫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營提督遽發
怒欲拿余捆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臂或
坐或起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
曰有船往來無阻提督即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
痛打數百氣絶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體察使來到
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心
故纔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爲余危之後數
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撰牌至東坡招
余及金元帥李觀察廷馨同坐因從容言賊請出 王

子陪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給賊出城然後
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有否也余猶執前議
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爾 國王何以
棄城逃避耶余徐曰還國圖存亦或一道是時戚金但
數數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等遂回四月十九
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于查總兵幕蓋賊已約退兵
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問候提督不見謂譯者
曰體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 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
宅後稱南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遺民
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

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　宗廟三　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　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見伺候諸臣踊慟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且言賊兵纔退去此應不遠願發軍急追提督曰吾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余曰如老爺欲追賊卑職當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蘋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船毋失俱會漢江是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

督船已辦食頃營將李如栢率萬餘兵出江上軍士半
渡日已向暮如栢忽稱足疾乃曰當還城中醫疾可進
乘轎而回已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
何盖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紿應而已二十三日
余遂病臥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
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
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
途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屛迹
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
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

掘塹爲久留計不肎渡海　天朝又使四川總兵劉綎
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莒
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
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粮餉取之
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盡困提督又使沈惟敬
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郎古邪見關白
六月賊始還兩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彧
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
戰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
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
倡義使金千鎰率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

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
不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
八日也初　朝廷聞賊南下連下　旨督諸將追賊都
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
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彦伯曰賊勢
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
他人依違而已李蕡從事成好善騃不曉事奮臂責諸
將逗遛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
軍乏食摘靑柹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
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
已聞賊砲響人人汹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

昌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
慄金命元李蘋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
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
以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
纔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
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
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
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
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
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
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東

制挻石撞力禦之賊樂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
潰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矗
石樓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
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 朝廷以
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鼓戰不
畏賊代命元為元帥劉總兵綎聞晉陷自八莒馳至陝
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
釜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 車駕還都十二月 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
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 天朝
疑降表非出於關酋行長等詐為之又惟敬總至而晉

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擄 王京開城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 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 王京送還 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

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 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
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
朝亟宜許之封貢容之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
爾鮮暫息兵爾以為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
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絶封貢
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
為計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
姑忍恥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為臣也妻且為妾也況為
倭奴請為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為之圖是愈於句
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耳非

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
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
遂苦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
無報倭日也其言縷縷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
餘 朝議不決 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 啓曰
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 聞以聽 中
朝處置屢 啓乃允於是陳 奏使許頊去時顧經
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 奏請收小
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
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
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 宣

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
王而使宗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
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
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
如平壤見欺顧　天使遂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
亨回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
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
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　朝議多異而星奮然
以身當之九月宗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
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　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
月始回猶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

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
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去久無
回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袴子
弟性頗恇㤼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實無受封意將誘致
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
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
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羣倭且移文我
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
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
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沈惟
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儐接 朝廷不肯懋

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愼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愼隨行

天使楊方亨沈惟敬回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推倒幾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　王子朝鮮當使　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我也黃愼等不得傳　命並從楊方亨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　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纔屯西生浦聲言要　王子來謝始解兵蓋關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　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沈惟敬

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而不以實情聞
諸 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 奏其事
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 天兵再出矣
建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
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中外
搆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固請乃
至勝敵我為首功時 朝議分歧各有所主薦舜臣初
為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相李元翼
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地初不即進
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尚
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慇懃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

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
疾之甚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
敗殺愼毋失也應瑞上其事 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
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 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
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
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佯致恨惜之意事 聞廷議皆
咎舜臣臺諫請拿鞫慶尙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
承望時論上 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
來元均代爲統制使 上猶疑所聞不盡實 特遣成
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旣入全羅道軍民遮
道訟舜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 聞乃曰清正

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
至獄 命大臣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
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
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
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
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
為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為大將楊元劉綎董一元等相
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
全羅道駐守南原盖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
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城衆議欲守

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濠內又設羊馬墻
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
億祺死慶尙右水使裵楔走免初元均旣至閑山盡變
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
李英男詳知己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
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
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褊
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
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
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

禀畏敵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為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卻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倘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

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漆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飮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體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裵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漆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楔私約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器從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旣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

第陷沒賊船至豆恥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曰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墮其計中哀哉

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䞭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冨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

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絶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監郭䞭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䞭與子履祥履厚皆死䞭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䞭同被害

復起李舜臣為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
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
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元均之罪
惟當起李舜臣為統制使耳　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
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
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
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
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
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
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為余道城陷事甚
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

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開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徵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銃須臾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蹤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呼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

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
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
人十五日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
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
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
日晚守堞軍往往交頭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一
更聞倭陣中囂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面衆
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頸不敢外
窺經一二時囂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
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已闖城中大亂云倭入城
矣孝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城上已無人

但見城内處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
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
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
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総兵與家丁
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
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
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楊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
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
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瓦
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

時舜臣至珎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時號善水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之糧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難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

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旣而　天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　上餞送于靑坡野余見璘軍人敺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尙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旣到大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

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益喜過望自是凡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唐軍與己軍無間有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捆打無敢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於 上言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

賊兵退時賊蹂躙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

九月初九日 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徵至分守江灘誓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淸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

畿不守 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磼進言曰 車
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兵最可憂者乃
無糧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幸不合糧一
大臣言於 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
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 上引見問之慄
曰當初 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
如何旣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㥘
不可爲元帥 不聽
十二月楊經理鎬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攻
蔚山賊營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絕處
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不能支

天兵奪賊外柵賊奔入內城　天兵貪擄獲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理提督望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墻環四面爲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銃丸亂發如雨每日交鋒　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賊船從西生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鴈島山無水賊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聲氣諸將言城內糧絶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皸瘃已而賊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爲賊所乘還旋師正月　天將悉回京師謀再擧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門叅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 奏楊鎬欺罔僨事二十餘罪鎬遂罷去 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賫伸救 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去 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來至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為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天芮槁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進攻之李

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
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
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
有飛丸中其胷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
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素有膽量秘其死
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
圍莞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
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
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
賊過其營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
海賊屯悉退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

親柩行所至人民處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
公棄我何之道路壅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淚
贈議政府右議政部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奬忠魂
事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爲祠號曰愍忠以時致
祭商賈漁船往來過其下者人人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曰邉官至判府事有直名
曽祖曰琚事 成宗燕山在東宫琚爲講官以嚴見憚
嘗爲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祖伯福
以門蔭仕父貞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戯削
木爲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或憚
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擧發身李氏世業儒至舜

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孼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人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跡權門媒進耶兵曹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鍊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往知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密語舜臣兄子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道求生其有操執如此舜臣爲人寡言笑

容貌雅餙如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兄羲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己子凡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賊相持諸船已下碇夜月色明甚統制帶甲枕皷而臥忽起坐呼左右取燒酒來飲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襲警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船皆擧碇又傳令斥候船候卒方熟睡喚起待變久之斥堠奔告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無數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

於是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爲神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閏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大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産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産青魚近十餘年絶不産移産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

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云爾有三年
酒五年酒毋惜為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
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 啓其事
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
鞫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
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
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
為常事又都城內常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
幾十餘年其他變怪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
特人不能察耳
杜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

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蓋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日賊
報至朝野遑遑忽有恠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或近或
遠只一鳥而聲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其鳴不暫
停如此十餘日 車駕出狩賊入城 宮闕 廟社公
私廬舍一空嗚呼其亦恠甚矣又五月余隨 駕至平
壤寓於金乃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豺屢入城中大
同江水赤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變時賊猶未至
平壤余聞此語默然不荅而心不喜未幾平壤又陷蓋
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鸜鵒來巢六鷁退飛
多麋有蜮之類鮮有無其應者天之示人顯矣聖人之
垂戒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又壬辰春夏間歲星守

尾箕尾箕乃燕分而自古言我國與燕同分時賊兵日逼人心洶懼不知所出一日 下教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足畏盖 聖意欲假此以鎭人心故也然是後都城雖失而卒能恢復舊物 旋軫舊京賊酋秀吉又不能終逞凶逆而自斃斯豈偶然哉盖莫非天也

倭最奸巧其用兵殆無一事不出於詐術然以壬辰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蒼黃顚倒遠近靡然皆失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後散出諸道任

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所謂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近之矣是以 天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其在諸道者亦皆奪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民之在四方者處處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幸也誠使我國有一將將數萬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蔑之於京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數十百年間不敢正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方積衰力不能辦此 天朝諸將又不知

出此使賊從容去來略無懲畏要索萬端於是出於下
策欲以封貢羈縻之可勝嘆哉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
人扼腕

昔鼂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大要而勝負
之所決爲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器械精
利古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巧倍蓰於
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兩陣相對以法交戰則敵
之極難蓋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能及於數百步
來如風雹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形得其山阨險阻
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其形而左右俱發則

彼雖有鳥銃槍刀皆無所施而可大勝也今擧一事爲
證壬辰賊入京城逐日分掠於城外至 園陵亦不保
有高陽人進士李櫓稍解操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
人各持弓矢入 昌敬陵不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櫓等
無以爲計奔入於藤蘿蒙密叢中賊來索之徘徊窺覘
櫓等從其內輒射之皆應弦而倒又還其處往來倏忽
賊尤莫能測自是所至見叢薄則遠遠走避不敢近二
二陵得全以此見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尙州
申砬李鎰等若知出此先於兎遷鳥嶺三數十里間伏
射手數千人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烏合之
卒不鍊之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

識備言之今又特記之以爲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爲主古人言城制皆曰
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鹵莽不知雉爲
何物每以堞當之嘗疑堞但千百則其城至小不能容
衆將何以哉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書讀之乃知
雉非堞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蓋城無曲城甕城
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傅
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
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
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眄便於發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
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在平壤若一朝西下則

行在前面無一遮障處不量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顧視州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面及左右鑿出砲穴可從中放砲上建敵樓樓相距千步以上大砲中藏鐵丸如鳥卵者數斗賊多集城外砲丸從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糜碎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無敢近矣此實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萬矣蓋千步之內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此事余偶思得之其請即啓 聞 行在後於經席屢發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

口門外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舉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所益不小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爲慶尙右監司有書云欲修治晉州爲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晉州不勝而退余答士純云賊早晩必來報來則必用大勢守此舊差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制癸巳六月余聞賊復攻晉州謂辛從事慶晉曰晉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旣而下陜川聞晉已陷丹城縣監趙君宗道亦士純友也爲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晉州士純見余書踊躍稱奇卽與幕下士友數人

巡城因其地形以爲當設於八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州民憚其役乃曰前無砲樓猶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材已具始役有日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慟而罷嗚呼士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斯固數也非人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備邊司諸臣日聚 闕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爲計或建議曰賊善用鎗刀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當以厚鐵爲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剌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大聚工匠晝夜打造余獨以爲不可曰與賊鬪雲合鳥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厚甲其重不

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難用遂罷又臺
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大臣無謀座上問
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高棚使賊不得上而
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鐵丸亦不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
聞者傳以爲笑嗚呼兵無常勢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
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將而已然則千言萬計皆無
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鼂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闕一
不可其餘紛紛者何補爲大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
任將於有事之際擇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尙道水
將則朴泓元均陸將則李珏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變
生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等皆自 朝廷受命而來各

持專斷之權自行號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與尸之戒事何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相知皆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塗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幸耳言之其說甚長非可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 天兵發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氷泮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黃海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希愿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速領邑人登山採葛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希愿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江氷猶未盡解

氷上流澌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京畿巡察使權徵水使李蘋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義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人納葛綯爲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兩柱相對其内偃置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兩頭結橫木江面旣濶遠索半沉水不能起衆曰徒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穿葛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撑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緊束高起穹窿儼然成橋㨾刈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砲車軍器皆從此渡旣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由淺灘以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更

倍之得三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
主蕭巋與周揔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峡口南岸築安蜀
城橫引六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
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爲之一笑因記其事以
爲他日應猝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臥漢城墨寺洞一日 天將駱尚志訪余
于卧次問病甚勤因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鍊
兵禦敵最爲急務宜乘此 天兵未迴學習鍊兵法以
敎十以十敎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可以守國余
感其言即馳 啓于 行在因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
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敎駱撥帳下曉陣法

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日夜鍊習槍劒筤筅等技既而
余下南方其事旋廢　上見状　啓下備邊司令別設
都監訓鍊以尹相斗壽領其事其年九月余自南　名
赴　行在迎　駕於海州扈從還都至延安更　命余
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請發龍山倉唐粟米一千
石日給人二升應募者四集　都監堂上趙儆以穀少不
能給欲設法限節置一巨石令願募者先擧石試力又
令超越土墻丈許能者許入不能者拒之人飢困無氣
中格者十一二或在都監門外求試不得顛仆而死未
久得數百千人立把總哨官分部領之又欲教鳥銃而
無火藥有軍器寺匠人大豊孫者以入賊陣多煮火藥

與賊因江華將殺之余特貸其死令煮焰焇贖罪其人感懼爲之盡力一日所煮幾十斤逐日分諸各部晝夜習放第其能否而賞罰之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降倭及南兵之善鳥銃者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置軍糧益募兵滿一萬置五營營各隸二千每年半留城中教鍊半出城外擇閑曠肥饒地屯田積粟輪還迊代則數年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 上下其議兵曹不即舉行卒無見効

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爲名故不爲我國所喜最後賊留釜山久不渡海李冊使逃還
中朝就差惟敬充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要領

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　中國與我國論議
籍籍皆歸咎沈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謀有叛形
我國僧人松雲入西生浦見清正還言賊欲犯　大明
所言絶悖即具奏　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至憂懼
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叙其終始以自辨其書曰日
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壤自中已無
八道矣老朽銜　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得與足下暨
李體察相會于搶攘之中目擊平壤迤西一帶居民流
離愁苦如坐針毡朝不謀夕之狀殊可痛心足下身歷
其事不待老朽之喋喋者老朽檄召行長相會乾伏山
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者數月迨及大兵之至

而致平壤之克說或彼時老朽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道居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行長退守　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盛等三十餘將合兵連營控險扼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取彼時判書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既張大兵且退　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　王京根本之地得之可以號名諸道乃今事勢至此將奈之何老朽云徒復　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得　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撑不難也老朽云我試與爾圖之務得　王京並復漢江以南諸道

及還 王子陪臣方爲全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
得如此老爺再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再次
漢江 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正營遣人奔語老朽云倘
得歸國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
倭將誓云肯還還之不肯還隨俞殺之其他不必言也
王子係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
之而不肯許他事及至釜山捐資盡禮多方曲意于
王子前倨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
數言之下 王京倭退矣沿途營柵遺粮不可勝計矣
漢江以南諸道盡得矣 王子陪臣歸國矣終以一封
羈縻諸酋斂手於釜山窮海之地候 命三年不敢妄

勳續以封事議成老朽奉　命調戢　王京復會呈下
暨李德馨輩云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計何
如德馨應聲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爺不須
掛意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奇其大有力量大有識見
偉然一柱石也及今覈其事實欲覺文章功業不相符
合老朽不能不為李判書惜且如釜山竹島諸營未聞
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渡營柵盡焚
交割地方官倶有甘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一戰不
折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南自能尺
寸支撐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之事小邦責
任何不聞大計止有號泣　閣下之一策乎法云强弱

不當衆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諸當事但云緩
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練兵修守相時撫馭貴國當事
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耳渡海以來老朽四會貴國
王彼此問對之言出于胷臆合于時宜毫無假借毫無
虛謀 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鑒明矣老朽誠謂
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謀臣策士攙智百端間
事造出内以危言激怒于 天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
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出禮法之外其曰前馳伐
大明曰割八道 國王親自渡海歸服頃刻之間二
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 國王動念矣可激 天朝發
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盡許之又許 國王親

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 宗祉臣民皆爲日本矣又何
取于二 王子耶老朽以爲三尺之童決不失言至此
清正雖橫亦不敢肆至此又不念我堂堂 天朝統馭
外藩自有大體一恩一威亦自有時必不肯以數百載
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縱不奉約束之逆賊擄
我藩籬理勢然也考朽極一不肖事至于內外親疎之別
順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茲欽承 勅命
調戢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國之事蔑焉不
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耶足下深于大
體詳于國事用是走書幸足下亮我素衷即爲上達
國王併使當事者僉縣知所以既云仰我 天朝以爲

萬全之圖還當聽 命處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〻不盡觀此書 王京以前則鑿鑿可徵矣釜山以後亦免支辭隱語然功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爲斷案故著之云

沈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亦稍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 天朝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沈惟敬自言於金右相命元而金相爲余言之

如此

懲毖錄卷之二

